



每句歌辭都用英文映出，這晚唱的意大利文，我相信在座的聽衆能聽懂意文的並不多，聽說這樣打字幕的方式就是由此間劇院最先設施。我先前在紐約城市歌劇院，觀賞歌劇「卡薩諾瓦」也有同樣設施。最近在香港演藝歌劇院欣賞「遊吟武士」，沒有打出字幕，聽一位樂評人說頗為不便，當晚聽完歌劇之後，他立刻要去香港電台評述該劇，看他在昏暗的燈光之下，頻頻翻閱歌劇故事解說，如果有字幕觀衆更易投入。希望尖沙咀歌劇院有這樣的安排。

我十分喜愛這部歌劇的前奏，強而有力的銅管樂吹奏起女主角薇奧洛娜的主題，立刻將我渙散的心情收拾到指揮所在的微弱燈光的焦點，這是我熟識的劇情，威爾第的音樂帶我又一次的遨遊他所創造的四幕歌劇，其中跌宕起伏的悲劇情景縈迴腦海，這是首張有概括性戲劇效果的前奏曲。

幕啓時，十八世紀西班牙的佈景相當細緻，我想這種稱之為古裝宮帷劇的佈景，還是以傳統的手法最有效果，雖然這間歌劇公司是勸本，但他們的製作並未偷工減料。

飾演薇奧洛娜的女高音 Stefka Eustatieva，看她的名字好像東歐國籍，身材也是夠份量，是典型的戲劇女高音，音色不錯，唱功亦甚到家，這個戲中女主角有幾首很動人的詠嘆調；第二幕在意大利修道院中祈求聖母的那首，

她的收輕聲表現特佳，第四幕中，面對愛人和親兄的仇恨，那是愛人誤殺了親生的父，這段難以解脫的愛恨和恩怨，使她在親兄與愛人將要決鬥的前夕，唯有祈求神來賜給平安，這首哀怨纏綿，激情充沛的詠嘆調，可說是威爾第歌劇作品中的珍品，它凝聚着作曲家數不盡的藝術原素，而成為歌壇上傳唱不竭的美妙樂章。

這部歌劇也是威爾第作曲道路上一個突破性的轉拓點，除了保持一貫的美聲歌唱外，加強了管弦樂的戲劇性，這齣劇完全擺脫了他中期高作的桎梏，而達到更美滿的歌劇整體性，而為他後期的大歌劇如「阿伊達」、「奧賽羅」，最後的歌劇「法斯塔夫」(Falstaff)，還有歌劇式的「鎮魂曲」，更廣闊的藝術天地，除了人性的描繪之外，更加添了靈性的描寫，威爾第的歌劇地位是永垂不朽的！

我沒沉在威爾第美妙的樂韻中，舞台上詛咒命運的音符，進入了曲終人散的休止符，我才從樂韻中甦醒過來，燈光措亮，大家再一次的享受了威爾第的藝術遺產，我暗自思量，威爾第兩度結婚，第一次婚姻育有一女，中年時，妻子與女兒同歸天國，二度婚姻無所出，但他却擁有無數的後代，來自五湖四海，我們共享了他的藝術遺產，他是活在人們的心上，古語說人生有意義的事：「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」，我要為音樂

家加上一個「立樂」，他們對於世界的影響更是何等的深厚！

在人羣中見到剛剛移民去多倫多的陳頌棉，她夫婦經營了一間快餐店，承她邀請第二天去她的店中吃飯，席間並會見了女高音岑海倫，前一天我們已經相見了，久別重逢，聚談了數小時，她與夫婿林鴻禧十七年前移民赴多倫多，除相夫教子之外，音樂上的發展也很不錯，大兒子已經二十歲，小少爺也有十二歲了，海倫依然青春長駐，她的學生除華人以外，還有異國人士，加拿大是多元種族，而且很少種族歧視，夫君林先生在多市一間音樂學校任教，這間學校的兒童合唱團就如維也納兒童合唱團一般著名。

照片上戴黑鏡的劉樂章先生是香港有名的樂評，他在異國亦常寫樂評，還有照片中另一位我的學生林堅，她很有音樂天份，以前在港學唱時，曾得校際歌唱比賽獎，現在誕生的第二代，音樂細胞十分活躍，五歲多，學琴不過九個多月，已考五級鋼琴試，並與當地的華人室樂團合作表演，我這徒孫前途無限，她名為羅敏敏，最近一次表演由黃飛立指揮，他為北京的著名指揮，是本港著名指揮兼歌唱家黃飛然的兄長，作曲家黃安倫是他的哲嗣，這張照片是演出以後所攝，我們等待着一個華裔青年鋼琴手的誕生。



華人室樂團與羅敏敏練習中

中立者是黃飛立先生(指揮)，左立者是黃安倫(作曲)，右立者是Mr. Klein(作曲)。